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三〇一回 高志廣泄漏擺陣機 紀有德率眾探山寨

話說馬玉龍在中軍帳正盼望紀有德、張文采，打算派人前去探訪，忽見營門官前來稟報：「有紀老英雄回營。」馬玉龍趕緊帶人迎接。書中交代：紀有德和張文采自那天去請高志廣，怎麼到今日才回？原來張文采、紀有德到了冷巖山，一找高志廣，家人說：「我家主人不在家。」到了書房，家人獻上茶來說：「張老丈，這幾日怎麼不到我們這裡來？自從你老人家那天由我們這裡走後，我家主人就出去了，至今沒有回來。」張文采說：「我們在此等他，給我們準備點吃的。」家人答應，知道他們跟主人是知己的交情，立刻置酒款待。

住了一天，那張文采問家人高得福、高得祿，說：「你家主人哪裡去了，你們必定知道。」家人說：「我們正北有一道澗，離這裡十五里地，那裡有個聾啞和尚，我家主人常去跟他下棋，也許就在這五福寺廟裡，明天我們找一找去，要不在那裡，我們可就不知道了。」張文采說：「也好。」家人退了出去，一夜無話。次日早晨，高得祿來打洗臉水、倒茶時說：「我哥哥早已去了。」張文采和紀有德二人正在吃茶，就見簾子一起，高志廣走了進來。張文采一見兄長回來，就說：「我給你引見引

見，這位就是我跟你常常提起的紀有德，人稱神手大將。」紀有德一看這位老者，倒是一副文雅的樣子，年在七十以外，須如三冬雪，發似九秋霜，慈眉善目，身穿寶藍綢長衫，足下白襪雲鞋。

彼此通了姓名坐下。張文采說：「兄長今天從哪裡回來？」

高志廣說：「我從五福寺回來。路上聽家人說，這位兄台曾光顧一次，實是我失迎之至。」紀有德說：「久仰兄台大名，如雷貫耳，今幸得遇仙顏，真是三生有幸。」張文采用手一指紀有德說：「我與紀賢弟乃孩童之交，都是知己的朋友。前者我與兄台提過此人，他也懂得些西洋的削器埋伏，現在被彭中堂所請，就因為白天王的那座木羊陣。前者，彭中堂與白天王在金門寨合約，定下百日之內要破木羊陣，有公館的幾位差官前去看過，死了一位，彭中堂才用文書把這位賢弟請來，叫他破陣。

他去瞧了一瞧，見這座陣甚是奧妙，便約我出來，無奈我才疏學淺，也不得其門而入。我想，兄台必然知曉這擺陣的人。」

高志廣一聽，心中一動，說：「你我乃知己之交，我不得不說。

這座木羊陣實在奇巧奧妙，我雖然也知道些削器的法子，對這木羊陣的奇妙實在還不能盡知。那擺陣的人，不是你我同類，跟我等又素無來往，我知道也請不出來。」張文采說：「既是兄長知道此人是誰，咱們再想別的主意，大家共同商議。」高志廣說：「要問這佈陣之人，在這裡大大有名，無人不知。此人姓周名叫百靈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排兵佈陣，逗引埋伏，樣樣精通。他住的那個地方，離這冷巖山有四十五里地，地名叫八卦山周家寨，人們都說他就好似當年的水鏡先生。他跟金槍天王白起戈是親家，白天王的兒子還跟他練武，這個木羊陣就是他擺的，要打算破陣，非得把他找著不可。」張文采和紀有德二人一齊說道：「兄台跟此人必有來往。」高志廣說：「我

跟此人並不相識，聽說他還有點古怪脾氣，輕易不與人交談。

到那裡去請他，他不出世，也是白費心機。再說他跟白天王是知己的朋友，白天王按丞相俸供給他。」紀有德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有勞兄台大駕，同我二人到官軍營見見馬大人，大家再商量辦理，不知兄台肯屈駕否？」高志廣說：「既是二位賢弟來約，我可以遵命。」立即吩咐擺酒，款待二位，在這裡住了一天。

次日早晨，高志廣便隨同張文采和紀有德下了冷巖山，來到官軍營。往裡一回稟，馬玉龍帶著老少英雄，親身迎接出來，見這位高志廣身高八尺，打扮好象是朝廷的職官，頭戴新緯帽，身穿單箭袖袍，腰束涼帶，外罩紅青跨馬服，足下粉底高靴，面如美玉，眉分八彩，目如朗星，四字方海口，一部花白鬍子。

馬玉龍趕緊上去見禮，說：「久仰先生大名，今日得會，真乃三生有幸。」紀有德過來給引見說：「這就是高志廣高老先生，這位是副將馬大人。」連金眼雕眾人都給引見了，彼此行禮。

馬玉龍連忙往裡相讓，來到中軍大帳，眾人分賓主落座。馬玉龍說：「前番有紀老英雄、張老英雄提起尊駕，乃當世之人物，故此我等特為聘請。」高志廣說：「小可有何德能，敢勞大人下顧。張賢弟已提說木羊陣之故，但那陣內奧妙無窮，我也不得其門而入。擺陣之人我倒知道，非得將他找出來，否則此陣斷不能破。這人姓周名百靈，就住在八卦山周家寨。」馬玉龍說：「此人大約必跟老先生素有往來。」高志廣說：「此人與我並不相識。聞說他性情古怪乖僻，不與俗人來往，再說他跟白天王是知己之交，白天王按丞相俸供給他，白天王的兒子，都在跟他學藝，他豈肯幫咱們去破木羊陣，那是斷斷乎不能夠的。」

馬玉龍聽了這話，自己一想，這件事不大好辦，還得另想個主意才行。

大家這才擺上酒席，眾老少英雄一起商議，此事該當如何

辦理。追風俠萬里老劉雲說：「他住在八卦山周家寨，四面必有削器埋伏，要去非得精明強幹之人不可。」劉雲話猶未了，碧眼金蟬石鑄和追雲太保魏國安二人答言說：「可惜我二人不知道這個地方，要是知道，我們可以去探一探。」高志廣說：「那地方我倒知道，我給你二位開個路程單。他住的那個地方，離此處有七十餘里，那裡是八卦連環山，藏的削器埋伏甚多，你二位要不懂削器埋伏，可千萬別去。」紀有德說：「只好我再賣賣老，我去一趟。」孔壽、趙勇銳：「我二人隨習隨習。」武杰、紀逢春說：「我二人也去。」這六個人都要同紀有德前去。

紀有德說：「可以，咱們急不如快，今天就走。」高志廣說：「可有一節，你們要去，可得帶了乾糧水瓢，那裡沒有賣吃食的。」

眾人立刻帶上炒米水瓢，帶好兵刃，收拾停當。馬玉龍說：「你幾位去了，如明天不回來，我們再去接應，到那裡可要見機而作。」紀有德說：「勿勞大人囑咐，我自有道理。」

紀有德率眾告辭，離了大營，按路程單撲奔正北。一過三寶山，就到小溪橋，過了小溪橋，離八卦山就不遠了。路程單寫的明白，這座山外面是水，這河往東通向綿江口，水是芝麻醬顏色。紀有德等人往前走去，日色西斜時，已來到八卦山的南山口。這座山的東西兩邊有鵝頭峰，是坐北向南的山口。前面這道河有三丈寬，河裡有船，河岸上栽著許多垂楊柳。在山口以外，有一道木板橋，這橋的兩邊有欄杆。紀有德說：「石大爺，你看這橋，白天才放下來，晚上一拉起來，就出入不通，這道河的水是活水，往東通綿江口。」石鑄說：「老英雄，咱們既來了，何妨過橋去瞧瞧裡面是什麼局式。常言說，一處不到一處迷。」紀有德說：「好，你等既有此膽量，可隨我來。」眾人剛一過橋，紀有德抬頭一看，有一件岔事驚人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